

[波兰] 斯坦尼斯拉夫·莱姆 著

完美的真空

商务印书馆



完美的真空

[波兰] 斯坦尼斯拉夫·莱姆 著

王之光 译



书 馆

2005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完美的真空/[波兰]莱姆著;王之光译.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5

ISBN 7-100-04561-4

I. 完… II. ①莱… ②王… III. 后现代主义—文学研究 IV. I109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63698 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完美的真空

[波兰]斯坦尼斯拉夫·莱姆 著

王之光 译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

ISBN 7-100-04561-4/B·661

2005年10月第1版 开本 850×1168 1/32

200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7 1/2 插页 1

印数 5 000 册

定价:15.00 元



作者像

目 录

- 1 《完美的真空》
7 《鲁滨逊家族》
28 《千兆网络》
43 《性爆炸》
51 《小队元首路易十六》
71 《虚无,又名后果》
83 《逆默示录》
90 《白痴》
101 《请你来写》
108 《艾萨卡的奥德修》
118 《你》
124 《人精有限公司》
134 《文明算作错误》
149 《不可能的生命》与《不可能的未来》
174 《恕不伺候》
204 《宇宙创始新论》

斯坦尼斯拉夫·莱姆

《完美的真空》

(华沙,读者版)

评论子虚乌有的书籍,并不是莱姆的新发明;不仅仅当代作家中有这种实验,如豪尔赫·路易·博尔赫斯有“调研赫伯特·奎恩的作品”,而且这种创意可以追溯到古代——哪怕拉伯雷都不是首创者。《完美的真空》的独特之处在于,它打算成为完全由这种评论文章组成的集子。这种条理上的讲究是卖弄学问还是游戏人生?恐怕作者的意图是游戏吧,看了导言,这种印象并没有削弱,这篇既冗长又富含理论的导言写道:“小说的创作是失去创造自由的一种形式。……于是,书评是更加欠高尚的奴役。关于那作家,至少可以说,他奴役了自己——受制于所选的主题。批评家的处境更糟,评论者囚禁于所评作品,就像罪犯被锁在独轮车上

完美的真空

一样。作家的自由丢失在自家的作品之中,而批评家的自由则失落在他人的作品之中。”

这种简单化的说法,明显是言过其实,不可当真。导言的第二节(“自我挑剔”)写道:“到目前为止,文学给了我们虚构的人物。我们更进一步,阐述虚构的书籍。这里拥有找回创造自由的机会,同时可以把两个势不两立的精神——纯文学作家和批评家捏在一起。”

所谓“自我挑剔”,莱姆解释道,就是自由创造的“平方”,因为如果文本批评家深入该文本,就拥有比传统、非传统文学的叙事者更多的腾挪可能性。大家不妨随声附和,因为如今的文学实际上要努力远离造物,就像跑步者二度呼吸接接气。麻烦的是,莱姆渊博的导言似乎没有要结束的样子。他论述了虚无的积极面,论述了数学里的理想物体,论述了语言的新的元层次(metalevels)。统统有点口若悬河,仿佛在插科打诨。更有甚者,莱姆要用这个开场白把读者(也许还有他自己?)引向远方。《完美的真空》中有的假评论不是区区的轶事集。我不同意作者的意见,愿意把那些评论分成以下三组:

(一)滑稽模仿(parodies)、拼凑(pastiches)、嘲弄(gibes):本组包括《鲁滨逊家族》,《虚无,又名后果》(两个文本均以不同方式嘲弄“新小说”),也许还有《你》和《千兆网络》。诚然,《你》有点可上可下,因为发明一本坏书,再加以口诛笔伐,是犯贱的作为。形式上最为独创的那篇是《虚无,又名

后果》，因为没有人可能写那部小说，所以采用假评论的手段就可以玩杂耍了，对于不存在而且不可能存在的书进行评论。《千兆网络》最不合我的趣味。创意在于露出马脚，不过，用那种玩笑来处理一部杰作对不对头呢？也许是对头的，只要不是本人写的就可以。

(二)初稿和提纲(确是特殊的提纲):比如说《小队元首路易十六》，还有《白痴》和《速度问题》。谁知道呢，它们都可以成为一本像样的小说的胚子的。即使如此，好歹也该先写出小说呀。情节梗概不管是否批评性的，仅仅是佐餐冷盘而已，吊起我们的胃口，厨房里却找不到主菜。为什么找不到呢？人身攻击式的批评并非像“打板球”一样讲公正，但这一次我奋不顾身了。作者有了自己无法完整实现的创意，写不出来，却徒唤奈何——这就是《完美的真空》这一方面的全部由来。莱姆聪明地准确预见到这种指控，便决定进行自我保护——遂写就了导言。为此，他在“自我挑剔”中论及散文技巧的匮乏，必须像一个工匠那样，删繁就简，说明侯爵五点钟离家。但好的技巧不是穷尽手法。莱姆在这三个题目前面知难而退，我仅仅举几个例子而已。他宁愿不去冒险，宁可回避问题，望风而逃了。他说，“每一本书都是无数书籍的坟墓，取而代之，剥夺了它们的生命，”便是告诉我们，他拥有的创意比生物时间更多(艺术永存，人生苦短)。然而，《完美的真空》里面并没有多少意味深长、很有前途的创意。有多处表现出机敏，我已经谈到了，

完美的真空

但那里说的是玩笑啊。恐怕有更重要的问题吧，也就是渴望无法得到满足。

书中最后一组作品让我坚信，我所言不虚：《不可能的生命》、《文明算作错误》，还有头等重要的，《宇宙创始新论》。

莱姆多次在他的纯文学和杂文书籍中阐述的观点，《文明算作错误》把它们颠倒过来了。技术爆炸原来被谴责为文化的毁灭者，此处却纳入了人类救星的角色。莱姆在《不可能的生命》中第二次扮演变节者。我们不要被戏说家史中长串长串的好笑荒唐事所误导。其目的不在于这些滑稽的轶事；此处关乎对莱姆最最神圣的东西的攻击——攻击概率论，也就是机缘论，而他的大量大部头构思均建立、发展在那个范畴之上的。攻击在小丑般的背景下进行，这是为了隐藏锋芒。那有没有构思成讽刺呢？尽管话锋稍纵即逝。

类似的怀疑为《宇宙创始新论》所驱逐，它是该书真正的招牌菜，就像特洛伊木马一样隐藏在书页之中。假如不是玩笑，不是虚构的评论，又复何物？玩笑有点沉重，承载了如此巨量的科学论证而沉甸甸的，大家知道莱姆是专啃百科全书的，把他摇一摇，对数和方程式就抖出来了。《宇宙创始新论》是虚构的诺贝尔奖得主领奖演说，提出了革命性的宇宙新模型。假如我不知道莱姆的其他书籍，就会得出结论，那东西是用来供全世界三十来个新手，也就是物理

学家等相对论者搞笑的。不过,这种情况不大有可能。那什么有可能呢?所以,我猜创意是有的,作者突发奇想,却欲言又止。他当然永远不会认账的,不管是我,还是任何别人,都无法向他证明,他的宇宙博弈模型是认真的。他总是可以拿滑稽的语境作为借口的,并且以书名为证——《完美的真空》就是“关于虚无”的书。另外,推脱的最佳遁词就是诗歌破格了(*licentia poetica*)。

尽管如此,我认为,这些文本的背后,隐藏着一定的庄重。宇宙是一场博弈?是“意念物理学”?莱姆崇尚科学,曾经拜伏在神圣的科学方法论跟前,不可能充当旁门左道的异见急先锋的角色。为此,他无法把这种思想纳入任何话语阐述之中。另外,让“宇宙博弈”的创意成为故事情节的枢轴,就得再写一本“正常科幻”作品了,真是著述丰富啊。

下面还剩下一些什么呢?对于健康的心灵,只要三缄其口就行了。作家没有写的书,作家无论如何肯定永远不会动手的书,却可以假托给虚构作者的,这种书由于不存在,难道不是特别地像沉默吗?对于左道旁门敬而远之,难道还能把自己置身于更加安全的地位吗?断言这些书、这些学说属于他人,其实相当于不言而喻,尤其是这件事发生在玩笑的情形之下时。

于是,《完美的真空》应运而生了,它来自对于现实主义营养的长年暗自渴仰,来自对于本人观点过于大胆而不能

完美的真空

公开张扬的概念,来自朝思暮想且落空的所有美梦。其理论性强的导言,竟公然提出了“文学新样式”,这是声东击西的运筹,是魔术师故意使就的障眼法,希望我们不要注意他的实际动作。我们必须去相信,这是聪明灵巧的壮举,而实际正好相反。不是“假评论”的戏法产生了这些作品,而是作品徒劳无功地要求被表达出来,使用了这个戏法作为遁词和借口。若是没有戏法,一切就会流于无言的领域。我们这里为了扎实的现实主义而背叛了幻想,叛逃于经验主义,还有科学的异端邪说。莱姆真的认为,他的图谋不会被看穿?事情再简单不过了,谈笑间吆喝出了认真时竟不敢耳语的东西。本批评家与导言反其道而行之,不必“像罪犯被锁于独轮车一样”束缚于该书,批评家的自由不在于拔高或诋毁该书,而在于此处,他可以透过本书,就像用显微镜一样观察作者;如此,《完美的真空》成了关于可望而不可遇的事物的故事。它是关于愿望落空的书。难以捉摸的莱姆仍然可以利用的惟一借口,就是反击了:宣称写作本评论的人不是我这位评论家,而是作者本人,并把它添加在《完美的真空》里面,使其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马塞尔·科斯卡特
《鲁滨逊家族》
(巴黎, 瑟伊出版社)

步笛福《鲁滨逊漂流记》之后尘的,是瑞士的“鲁滨逊”——一本供小儿阅读的“稀释”之作,和一大批愈加小儿化的荒岛度日故事;几年以前,巴黎奥林匹亚出版社为与时俱进,出版了《鲁滨逊·克鲁索的性生活》,一本破烂的货色,作者不值一提,无非是归出版商本人所有的笔名罢了,做了他藏身的遮羞布;该出版商向来雇用辛苦的“枪手”,目的自然是人所共知。而马塞尔·科斯卡特的《鲁滨逊家族》,却不失为百年等一回的佳作。书中讲的,是鲁滨逊的社会生活,他的社会福利事业,和他那艰巨的、熙来攘往的生存方式,因为书里触及的,是孤居生活的社会学——一个初无人烟、到小说结尾却人满为患的岛屿上的大众文化。

完美的真空

读者很快就会发现,科斯卡特先生笔下的作品不是抄贩之作,不是商业性炒作。荒岛之耸人听闻和色情的一面,他未着一笔;也未把这位海难者的淫兴,引向长有毛茸茸椰果的椰树,引向鱼类、山羊、斧头、蘑菇,引到从破船里打捞出来的猪肉上。仿佛是有意与“奥林匹亚”过不去,书里的鲁滨逊,不再是那位发情的汉子,像一只阴茎勃起的独角兽那样,蹂躏着灌木、甘蔗丛和竹林,轻薄着沙滩和山峰,强奸着海湾里的水、海鸥的尖叫、信天翁那高贵的身影和风暴冲上海滩的鲨鱼。渴求这一类货色的读者,在书里将找不到能让他想入非非的精神食粮。科斯卡特笔下的鲁滨逊,是一个纯粹的逻辑学家,一名恪守礼俗的人,一位将自己学说的结论推到极至的哲人;船难(一艘名叫“帕特里夏”的三桅帆船)对他来说,仅是开启了大门、割断了纽带、实验室准备试验,因为他借此深入自己的存在,不受“他者”在场的污染了。

塞尔吉斯(Sergius N.)审时度势,不但没有逆来顺受,反倒决心当一名真正的鲁滨逊,第一步,就是主动顶起这个名字,这合乎道理,因为从自己的过去,和迄今为止的生活里,他再也捞不到什么好处了。

这位海难者的一生,可谓堆砌着艰辛与沉浮,已经够倒霉了,不必再翻耙记忆,空抱怀旧之情,追念失去的东西,徒添自己的苦楚。这片世界不能维持发现时的样子,得把它整好,还得仿照文明的式样;于是,这位以前的塞尔吉斯,便

决心从头塑造岛屿和自己了——从零开始！科斯卡特先生笔下的新鲁滨逊是不抱幻想的；他知道，笛福的主人公是虚构的，其生活中的原型——那位名叫赛尔科克的水手，多年后被一只双桅船发现时，已经彻底沦为兽类，话都不会说了。笛福的鲁滨逊之自救，并不是靠“礼拜五”，“礼拜五”来得太晚了，而是兢兢业业全凭上帝本人的陪伴；这也许有点严峻，但对一个清教徒，却是最好的出路。正由于这位“伙伴”的高压，他才迂腐地规矩做人，顽强地勤勉做事，省察良心，刻意地自我节制，而这一点则激恼了“巴黎奥林匹亚”出版社的那名“枪手”，于是低下淫荡的牛角，朝它迎头撞过去。

塞尔吉斯这位新鲁滨逊，虽然感到自己身上有股子创造的力量，可他事先就明白，有种东西他绝对不去创造：上帝这位至高存在肯定是他力所不及的。他是一个唯理主义者，便以理性着手自己的任务。他希望面面俱到，于是先从这个开始：最最合理之举是不是彻底无为。毫无疑问，这会让人发疯，可谁又知道，疯狂不是适宜的状况？呸，要是能挑选疯病的种类就好了，比如给衬衫选配领带癖啦；躁狂欣快症（hypomanic euphoria），则是鲁滨逊很想犯一犯的，这就可以天天乐颠颠儿了；但他如何保证这疯病将不演变成抑郁症，最终又导致自杀的企图呢？这主意不成，从美学考虑更是如此；况且被动也不是他的性格。上吊或投海，时间有的是，因此他把这种变种推迟到海滩上去了。

完美的真空

梦中的世界——在小说开头几页里他自言自语说——倒是尽善尽美的乌有乡；它是一个乌托邦，但不够清晰、略有血肉、浸没于心灵的夜行里，那心灵当时(夜间)无法符合现实的要求。“在我的睡梦中，”鲁滨逊说，“常有各式各样的人来拜访我，他们向我提问题，可我不知怎么回答，得等答案吐出他们的唇吻。这莫非表明这些人是我身上解下脱落的碎片，莫非是我肚脐的延伸？这么说是铸成大错的。那些让我食欲大开的蛴螬，那些甘肥的白色小虫子啊，我的大脚丫子小心翼翼地探来探去，但在这块石板的下面会不会发现它们，我是不知道的，同样，那些乘梦而来的人，他们心里隐藏些什么，我也不清楚。所以说，就与‘我’的关系来说，这些人和蛴螬一样，都是外在于我的。这样想绝不是要抹去梦境和现实的分界——那是一条疯狂之路！——而是要创造一种更好的新秩序。梦里只是偶然成功的东西，结果好坏纷杂，混乱无形，摇摆不定，机缘凑巧，必须将它们整顿、紧固、连缀在一起，变得稳妥可靠；一个梦一旦锚定在现实里，作为一种方法(method)被带进现实的日光下，并服务于现实，给现实添丁加口，用最精致的物品来充实现实，那就不再是梦了，现实也将因这剂妙药的功用，清晰同于从前，外形却异乎往常。由于我是一人独处，故无须考虑别人；又由于我之知道‘自己独处’对我是一服毒药，因此我不是独处。我调遣不了上帝，这是实情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能调遣任何人！”

这位逻辑至上的鲁滨逊还说：“人没了‘他者’，就像鱼儿离开了水，但也正如水大多浑浊不堪，我的媒介也是一堆垃圾。我的亲戚、父母、上级、老师，不是我自己选的；甚至我情人们也如此，因为她们和我是漫然相遇的：检点平生，我‘取’的（如果能说我曾‘取’过的话），只是机缘所‘予’的。假如说我也像别的凡人那样，曾经注定于出生、家庭和朋友的巧合，那现在也没有什么好哀叹的。所以，让《创世记》的开篇回荡起来吧：去你的，喧嚣的红尘！”

我们看到，他这话，的确有造物主的气派：“要有光……”。因为事实上，鲁滨逊确是在准备从零开始给自己造一个世界，现在来看，他白手起家从事创世的伟业，不仅是由于这一场不虞之灾令他摆脱了尘嚣，更是因为他立意如此。所以，科斯卡特笔下的这位在逻辑上堪称完美的主人公，便勾画出了一幅蓝图，一幅不久之后将毁掉他、嘲笑他的蓝图。可以如此办么，正如人类世界之于造物主？

鲁滨逊不知道从哪儿下手。该不该让一帮理想的造物来环伺自己呢？天使怎么样？飞马又如何？（有一阵，他颇想造一只肯陶洛斯半人马）但由于抛弃了幻想，他感到，身边戳着一帮十全十美的造物，胃口要吃不消。因此，他一上手，就给自己添了一名此前只能于梦中求之的人：一个集义仆、司衣、司厨、司膳于一身的家伙：胖子（苦瘦脸儿可要不得！）斯尼宾斯。初次造人，我们这位学徒期的造物者，倒也考虑过民主，但他先前容受民主只是事非得已，他肯定别人

完美的真空

也是如此。还是孩提时，在入睡之前，他就总是幻想着：要能托生成中世纪的大领主，那该多美。现在，幻想终于成真了。斯尼宾斯蠢得恰到好处，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就拔擢了他的主人；他脑子从来不会出现创见，因此也根本不会预先通知；只消眨眼的工夫，他就样样办妥了，甚至主人还没有来得及吩咐他。

这些活儿，鲁滨逊是否替斯尼宾斯做过、又是怎么做的，作者根本没有解释，因为故事是用第一人称（以鲁滨逊的口吻）写的；然而，即使鲁滨逊暗中做了每件事（还能有别的吗？），后来又派交给了仆人，他当时也是全无意识，所以留在眼前的，就只有这一通努力的结果了。一大早，鲁滨逊刚把睡意从眼上揉掉，一份他最爱吃的、精心烹制的小牡蛎就摆在了床边（由于加过海水，因此略带咸意，滴上红褐色酸草的酸橙味，味道好极了），软软的蛭螬，像黄油那样白，堆在雅致的石盘子里，算是一道开胃菜；再看一看左近，用椰子纤维擦过的皮鞋，锃明挂亮，他的衣服全摆好了，一律用晒烫的石头压熨过，裤子笔挺挺的，一朵鲜花插在上衣的翻领处。可就是这样，主人进膳更衣时，也不免要抱怨两句。午餐要吃烤燕鸥，晚饭得喝椰子汁，千万要冰过的。斯尼宾斯既是称职的司膳，大气不出地恭领钧旨，自然不在话下。

主子唠叨，仆人听着；主子发号施令，仆人恭奉如仪。多美的生活，宁静无澜，简直像乡间假日。鲁滨逊常去散